

轮回纪实

地球前世的大结局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久远得超出在多数人的想象。那时候，长毛象、霸王龙还没出现；始祖鸟、三叶虫也不知身处何方；即使是蓝绿藻、蛋白质这样的早期生命型式，都仍未排入创造之列。实际上，那是远在今天地球诞生之前的故事，为方便讲述和理解，我们不妨称它为“前地球纪”。

这里，我们不细说从头，单只述说最后那段时日的种种。我所说的一切绝非凭空杜撰，而是确实在某个时空发生过。为何如此笃定？因为那是我亘古轮回的记忆，一段刻骨铭心的历程。

前地球纪尾声，即末法时期，人类物质文明、科学皆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那时的地球就象今天，有海洋、有陆地，只是大小、形状、分布不尽相同。住在陆地的人们（另外，有海底居民）也像今天种族繁多；他们说着各式各样的语言，不同的是，类似汉字的象形文字才是当时的国际主流。环境上，一般而言极重视环保，物质都可以循环利用；建筑多就地取材，以玻璃、石头、木材、金属等天然材料分区建筑，所以都可以充分回收利用。信仰上，约有一半的人类信奉正教，其中又以佛法（大法）居多；另一半的人们则多属唯物论者。

当时的修佛者，凭藉修炼，开启天目，神通功能可以穿梭于各个时空，从高层次天国文明而学得科学技术，再应用于当下的世界。因此他们的进步，远非平凡的唯物论者所能追赶。利用这个差异，长期觊觎有天能重返地球的外星生命便趁隙而入。它们化作伪神，透过肉身发光等手段，让看不到正神的唯物论者信以为真神，甚至入侵唯物论者的意识，以遂行其侵略的目的。

唯物论者受外星生命操纵，开始发展石化工业、生产塑胶，严重破坏地球环境，并且制造武器；直到后来，终于拥有数量众多的核子武器。在这之间，他们对金钱、物质、权力的欲望愈来愈深，变得愈来愈贪婪、堕落、腐败。道德的败坏、环境的污染对他们而言，早已不值得一提；甚至在光天化日下做着败德的行为，丝毫不以为意。渐渐地，修佛者与唯物论者逐渐形成一条壁垒分明的界线，不单是内心信仰、性格（和平与好斗），连外表（慈悲与凶恶）、穿着（朴实与华丽）、谈吐（文雅与粗俗），都拉出了天壤之别的距离。

那一世，我的父母都是修佛者，从小我就跟随他们修炼佛法，拥有多种神通功能。他们在当时最高的科学研究机构——“转轮佛法科技研究中心”，任职发明部门的博士，对佛法科学进行研究，并有着诸多卓越的贡献。最重要的，他们



在研究的过程中，发展出“强子弹”的技术，其威力之大，转眼间足以使地球灰飞烟灭。但因消息走漏，唯物论者疯狂地想要获得强子弹的资料和制造技术，因而全面追寻他们。父母为了保护我，将我寄住在不信佛法的亲戚家，同时为了不暴露我的身分，我始终不开口说话，因而难免遭受欺侮、嘲讽与异样的眼光。

后来，父母见人们逐渐走向堕落，唯物论者为占领地球、独揽资源，而穷兵黩武。心怀担忧的他们便与修佛者展开一项庞大的计划：世界各地信奉佛法的国度开始建造太空船，同时搜集世间生物的基因。另一方面，唯物论者逐渐聚拢，汇集武力、搜罗情报、拟定计划，待能量累积足够，最后——发动战争。

战争来得又快又急，出乎所有人意料。唯物论者同时对世界各地发动核子攻击，转眼间，平静的地球已是一片烽烟火海。毁坏、流离、痛苦、死亡就像一张从天撒下的罗网，世间万物无一幸免。修佛者向来爱好和平，无意经营任何军事武力，除了少数防御设施外，几无任何反击能力，因此面对唯物论者的疯狂进犯，他们只能选择被动的防卫或逃离。

在危急的时刻，我的父母驾着飞车飞来找我，然后迅速、隐密地将我带到一个地方，那是座极大的基地，在那儿，停有一艘难以想象的巨大飞行船。我为眼前的景象讶异不已，父母各自从手上取下一枚戒指，交到我手里。他们柔声对我说：“两个戒指合而为一，就是飞行船的钥匙。”我用它开启飞行船的舱门，三人一同登船。

船上到处是人，父母告诉我，他们都是佛法修炼者，为逃避战乱而来到这里，总数超过上万。整艘船拥有独立的生态圈，光线、空气、水源、农地、果园等，凡生命及生活所需一应俱全。船内除驾驶舱（往后我会在此度过多数时间），大部分是乘客起居活动的空间。船上有个地方，

存有世间所有物种的DNA；另外，那唯物论者朝思夜想的强子弹也在船上，放在一个金属箱中。

我暗自纳闷，既是避难，何必将强子弹带在身上？它是唯物论者的最终目的，带着它，不是自取灭亡吗？我思索着，这时父母却开口了，他们望着我说：“孩子，找个有冰的星系，引爆强子弹，新的地球将会产生。再将基因洒入新地球的江河湖海，新的生命便会诞生、繁衍。”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明白这艘飞行船的真正意义。

父母短暂对望，点了点头，像是对某种已经决定的事实作确认。“带着人们离开，这是最后一艘。”他们急促的说。“那你们呢？”我既慌张又害怕。“他们来了，我们留下来抵挡。永别了，孩子。”我未及反应，呆立原处，脑筋一片空白。但见父母迅速步入舱门，下了太空船。

越来越靠近的唯物论者已对飞行船展开攻击，父母原本就不打算与我们同行，不只是为了留下来对抗唯物论者；他们拥有太多的智慧与资讯，外星生命势必全力追捕，飞行船的安全也会因此备受威胁。为了船上一切，以及人类的未来，他们必须牺牲，而现在，他们正在船外，运用有限的防卫资源奋力阻挡，以掩护我们离开。

想到这里，我只能强忍悲伤，振作精神，来到飞行船的驾驶室。我依照父母所教，把两张贴片贴在额头两侧，盘腿发念——这是飞行船的启动、操作方式。飞行船逐渐离地，方舟搭载着善良的人们，背负着人类浓缩的文明，抛下时间，抛下历史，抛下一切，离开了千百万年来孕育着我们的大地之母。而我，也离开了我挚爱的家园、还有父母。

飞行船刚进入黑暗的太空，令人惊人的事情便发生了。已等待着的众神立刻伸出制裁之手，准备销毁这人心沦丧、染污严重、满目疮痍的地球。刹那间，毁灭如黑夜、如海啸降临，人们往窗外望去，只见一道金光击中地球，随之而来的是猛烈的爆炸。再次睁开眼睛，眼前已一无所有；没有残骸，没有尘土，没有任何痕迹，只剩令人痛心的寂静与虚空。我们，再也无家可回。

往后的岁月，说是寻找，不如说是流浪，但其实更像逃亡。我们在宇宙间漂泊，寻求有冰、适合地球再生的星系，也冒险探访许多不同生命居住的星球。太空船具有生态系统，维持所有人的生存不是问题，但是，我们总不能一直无根地，在这浩瀚无垠的黑暗中飘来荡去。更糟的处境是，一直以来被众神挡在地球之外的外星生命，此时终于获得最佳机会。虽然不清楚他们如何得知，但我想，他们必定知道这艘飞行船上载有能让它们重建家园的强子弹及物种DNA。它们紧追

不舍，对我们不断发动攻势，因科技不在我们之下，就算我以粒子转化技术全速飞驰，仍始终无法脱离它们的追击。

时间流逝，我们就在寻找、躲避、等待、防卫、维修之间，度过一天又一天。船上的人们，在这暂时的家园，过着平凡却是安定的生活，并逐渐习惯这样的日子。另一方面，艰辛的旅程，加上神通的过度使用，长此以往，不论身体、心灵，我都早已疲惫不堪。

某天，我因为疲倦落入睡眠，作了一个梦，梦中，一位金光灿烂、无比伟大的巨佛来到我的面前。祂充满慈悲的说道：“从今以后，你不用再找了。宇宙将要正法，地球已经重组，万物亦将重生。现在你随我下世转生，你的方舟，众神将会守护。”我元神离体，紧紧追随巨佛，深怕失去祂的踪影。终于，祂停下脚步。“我们到了。”祂说。我怔怔望着，眼前什么也没有，可是我晓得，这里曾是多少代人类共同的故乡。我看到众神群聚于地球原来的轨道，然后就在的一瞬间，我甚至来不及眨眼，新的地球便诞生了。靛青的海洋、敦实的陆地、象彩笔画过般的云流，在深黑色宇宙帷幕的映衬下，一颗蓝色的星球正展示着生命的转动和呼吸。我感动得不能自己，颓然跪地，伏在佛的脚前，高喊“师尊”。那累积于心中的多少泪水，也在此刻终于溃堤。

醒来后，我满心欢喜，但这之中，却又夹杂几许的莫名惆怅。虽然难以解释，但我就是知道，梦里一切都是真的——佛法无边，地球已经重造。我改变飞行船路径，将座标设往地球。

终点即将抵达，旅程跟着就要结束，人们紧贴舷窗望着外头，心底的忐忑不安溢于言表。随着目的地的接近，人们终于望见，一颗蕴含蓝色微光的圆点出现在视野尽头。此时此刻，历史的新页已然翻开。我怀着虔诚的心，打开船上广播，对人们低声说话，象是一个仪式：“地球到了，接下来的行程，你们该自己决定。想要留在船上的人们，船上设备齐全，足以供应你们长期所需，重要的是，我们不论离开多久，对你们而言不过是短暂的时间，在你们看来，转生的人们很快就会归来。要随我下世，在新的世界、新的土地，重新播下文明种子的人们，请收拾好你们的记忆和牵挂，我们即将转生。”◎（大法弟子）

编者注：

因上一个地球的语言与目前我们所在的地球的语言的不同，作者借用了这次地球类似的语言来表达一些概念，如：——“转轮佛法科技研究中心”、强子弹、物种DNA、方舟，等等。

警察与狗

汶川地震过去两年多了，有一些奇迹还在社会上流传着。有一个传的很广的狗救人的事。说的是有一个老妇在地震时被泥石流卷走，卡在两块大石头中动弹不得，只露出了上半身。在绝境中，两条小狗成了她的伙伴。这两只狗从外衔来食物，钻进狭窄的空隙中送给她吃。渴了，两只狗就舔舔她的脸和嘴唇，并倚偎在她的身边，给她精神支持。终于在熬过了漫长的196个小时后，老妇获救。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义犬救主的事有很多，但是上述故事中的老妇却不是这两只狗的主人。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狗是人类忠实的伙伴。它们对人没有恶意，往往还能在人需要的时候帮助人。明慧网上有一篇报道，其中涉及到狗能分辨善恶的事，很有意思。

2002年的时候，四川广元法轮功学员林琼芳在看守所看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看守所所长召集全所开会，宣读“天安门自焚”伪案资料。两条狼狗在楼顶上向着宣读的人和摄影机汪汪狂叫，宣读的警察只好停下来。一个警员吼狗，狗不叫了。那个警察再读时，狗又叫，叫得整个会场不堪失体极了，所有的人无不捧腹大笑。

当然，很多人也都把这当成笑谈，不以为然。可是另一件与狗相关的事，却使得该看守所所有的人都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有所认识了。

有一天，恶人把法轮功学员苏群华捆在狱院内一根柱子上受刑示众。看守所所长和几名狱警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的。一名恶警指挥狼狗，去撕咬法轮功学员苏群华。那只狼狗拖着哗哗的铁链，飞速扑了过去。只见苏群华镇静了一下，向狼狗发话说：“如果没有冤，你就不要咬我。”结果这狗不但不咬她，还用嘴把捆她的绳子几下咬开了。这件事迅速传遍了整个看守所，后来在社会上也成了人们喜闻乐道的话题：“连狗都知道善恶好坏，不咬法轮功学员，那恶警真还不如狗！”

这件事过去七八年了，那些知道此事的警察还迫害法轮功吗？可能大都变好了吧。不然的话，你可真的连狗都不如了！◎（清泉）

古径山寺中收藏的龙鳞



日本大阪瑞龍寺收藏的龍標本。

在浙江省余杭曾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古寺，名叫径山寺。该寺始建于唐代，是座千年古寺，清圣祖康熙大帝南巡时，也曾到此并留下墨宝。然而历史悠久的径山古寺却在中共统治大陆之后逐渐损毁，文革时更是被彻底破坏，以至于几乎荡然无存。当然现在中共为了赚钱发财又把径山寺当做一个旅游景点修起来了。

当然这里要给大家介绍的并不是古径山寺，而是古径山寺中曾珍藏的一片龙鳞。据清代古籍《亦复如是》记载：古径山寺中一处殿宇的房梁上悬挂着一个以纸包裹的物体，从外形上看此物体大且扁圆。

曾有人不解，问寺中的僧人此为何物？僧人说：此乃一片龙鳞也。那人又请求一饱眼福，随后僧人架梯取下，打开包裹的纸张一看里面的龙鳞状如鱼鳞，颜色灰黑，隐隐有金光，大如斗笠，厚约五六分。

随后僧人又介绍道：此鳞极有灵异神奇之处，接着命人拿来一个非常大的盆子，又往里面注满了三四石的水后

，将龙鳞置于水中。不一会儿，水就浅了下去，龙鳞也随之暴涨起来，厚度也由原来的五六分，变成了五六寸，而且金光焕发。

僧人将此鳞取出，用力向空中一抛，此鳞也随之飞至二三丈高，侧立于空中盘旋不下，如雄鹰腾空盘旋一般，龙鳞附近开始渐渐有雨水淅淅沥沥的下了起来，由小变大，如同大雨一般，周围数十步的土地也都如同雨后一般变的潮湿了起来。

一会儿后，雨势渐小，那片龙鳞也慢慢落了下来，厚度也恢复到了原来的五六分厚，僧人说此乃龙鳞内所吸之水已尽数化为雨水之故。

看了这则记载中仅一片龙鳞就如此的神奇，在其附近数十步的范围内制造了一场雨，那么可以想见中国古文化中说有的龙能掌管下雨之事是千真万确的了。生命的神奇与奥妙真的不是现代的科学所能窥测与理解的。有智慧的人他的思维也不会被现代科学所局限住。◎（明古）